

經

義

述

聞

經義述聞卷二十一

高郵王引之

國語下九十八條

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 夫子誠之 蒸
于武公 伯氏不出 而難三公子之徒 鮮有慢心
雖其慢 濟其罪 吾秉君以殺大子 唯無忌之
申生受賜以至於外 宗國 其有勤也 桓公在嬖
宋人伐之 惑蠱 里丕外禍公隕於韓 不更厥貞
苟衆不說 若無天乎云 敏而有文 約而不詔
苟 畏曠敬也 十月 迎公 甲午軍于廬榭
千二命 公懼 匡困資無 宋衆無乃彊乎 嚚瘖

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 惠慈二蔡 喙賸脩聲

以爲大政 冀缺禡 戰 余病喙 以慈御人 使

勿兜 是先主覆露子也 過由大 君臣不相聽

圍公 刑史 二月乙酉 使呂宣子佐下軍 至故以

旒季屏其宗 子孫 聰敏肅給 道逆 使佐新軍

比義 女工妾 厚其外交而勉之 及爲成師

置茅蕝設望表 木楗 文錯其服 五日 諄趙鞅

尋飯 是天啟之心也 淳燿 民煩 若合而函

吾中 嚙麻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 廷見 師長

士 懿戒 右執殤宮 象夢 心類德音 自誥

兄遠宣朗 齊肅 滯久而不震 勤民以自封 聞
一善 憲臧否 既能得人 從逸 於其心也戚然
不敢左右 獵震也 奮其朋勢 士卒 官帥
諱鉅 天子 許諾 蒲葦 遷軍接餉 載稻與脂
是故敗吳於固又敗之於浚又郊敗之 天地之刑
四年 上帝不考 至於元月 用人無藝往從其
所

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

晉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其子曰苟無外吾令子爲
上卿辭曰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

戴君焉用之引之謹案上二君字皆指哀侯下一君字

乃指武公待止也

爾雅止待也廣雅止待逗也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

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篇作其誰能止之是待與止同義言哀侯未外時但

知其從哀侯而未知其止於曲沃爲武公臣也既從哀侯又貳於武公故曰從君而貳也定元年左傳子家羈曰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語意正與此同皆謂無以對外君耳韋氏不得其解乃曰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外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執而待君於曲沃之爲貳也迂回而難通矣

夫子誠之

俗木之作也因注而誤今從明道本

韋注曰。夫子郭偃也。其言皆誠也。引之謹案。下云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妄。注云二大夫史蘇郭偃也。二大夫兼指郭偃。則此夫子非謂郭偃也。今案夫子謂里克也。上文里克曰。何如是問。史蘇之詞。於是史蘇郭偃相繼告之士。爲濊信其言。而欲里克豫爲之備。故謂里克曰。夫子誠之下。文驪姬欲殺太子。立奚齊。而患里克不從。使優施說之。則當時里克權重可知。故豫誠之責。首在里克也。

蒸于武公

韋注曰。武公獻公之禰廟也。在曲沃。引之謹案。武公之

廟在絳不在曲沃周語曰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侯郊

勞館諸宗廟及期命於武宮韋注武公之廟此受命於絳之宗

廟非受命於曲沃之宗廟也其證一也下章說秦伯納

文公云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卽位于武宮卽位

于武宮在入于絳之下不在入于曲沃之下其證二也

下章說悼公卽位云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入者入

于絳也則朝于武宮亦在絳明矣其證三也且奚齊處

絳上文已明著之矣則莅事于武宮亦在絳可知何爲

遠適曲沃乎韋謂武公之廟在曲沃者蓋以左傳僖二

十四年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一文相連故謂

武宮在曲沃不知彼文丁未下亦當有入于絳三字寫

者脫之耳

說見左傳

武宮在絳不在曲沃也若謂朝于武宮

遠在曲沃則絳爲國都何以反無宗廟可朝乎韋氏不考本書之入于絳卽位于武宮而據內傳殘闕之文以爲說非也又案韋注云獻公之禰廟也則正文武公當作武宮

伯氏不出

伯氏不出奚齊在廟韋注曰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天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爲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引之謹案下文子盩國乎子謂申

生也不得又謂之伯氏且申生未嘗杜門不得謂之不
出也當以一說爲是。上文云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
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
若之何則已在大子申生反自稷桑之五年獻公之二
十一年矣知者反自稷桑之五年里克見丕鄭曰夫史
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見下文正
與上文云云相同則同在一時可知狐突杜門不出在
獻公十七年。見下直至二十一年猶不出故是年太子申
生將死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也丕
子武公奚齊蒞事文次三大夫相見之下蓋卽在二十

一年之孟冬

冬祭曰烝

下距申生之祭不及三月

申生於於是年之季

冬姚氏秋農日

左傳僖四年大子申生奔新城十二月

戊申繼晉用夏正乃下車二月二十八日故經書于明年

春正當狐突不出之時故猛足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

也必言伯氏不出者因狐突之避難而知難之將作也

國語雜記晉事不皆以年之先後為次狐突杜門不出

事在前而文在後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事在後而文在

前猶上文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亦事在後而先

言之也

惠公悔殺里克在既殺里克之後而下文先言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後言惠公即位而殺里

克蒐于被廬作三軍在文公二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在

八年而下文先言蒐于清原作五軍後言大蒐于被廬

作三軍皆不以年之先後為次韋云是時狐突未杜門殆考之不審耳

而難三公子之徒

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

難忠也言所忠者三公子也說見左

傳非無賄之難下

韋注曰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引之謹案

之徒二字衍文也下文曰發處之使知其極謂分三公子以都城也又曰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又曰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又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又曰乃城曲沃大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皆謂離間三公子非謂去三公子之黨也不

得云三公于之徒。下文里克告荀息曰三公于之徒將殺孺子。韋注始云徒黨也。而此不釋徒字。則所據本無之徒二字明甚。

鮮有慢心雖其慢

夫人知極

俗本極上行有字宋本無

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韋

注鮮有慢心曰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覬欲也引之謹案鮮有慢心則不慢矣何以又云慢乃易殘上下相反非其原文也今案鮮下當有不字雖當讀曰唯言人知其位已極則志足意滿鮮不有怠慢之心唯其怠慢乃有變可乘易於殘毀也韋作注時已脫不字

故失其本指而以爲不敢違慢耳古字雖與唯通詳見禮記已雖小功下

濟其罪

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韋注曰濟渡也以不勝罪之

家大人曰渡其罪之語不詞疑本作濟成也而後人妄

改之

周語晉語楚語吳語性並云濟成也

爾雅濟成也謂以不勝成其罪

吾秉君以殺天子

吾秉君以殺天子吾不忍韋注曰秉執君志以殺天子

不忍爲也引之謹案逸周書諡法篇曰秉順也言天子

君之所欲殺也吾順君之意以殺天子吾不忍也故曰

吾秉君以殺夫子。吾不忍幸注失之。

唯無忌之

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章注曰。言驪姬唯無忌憚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家大人曰。如章注。則正文之字下。當有固字。謂其無忌憚之心已固。不可敗也。今本脫固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何可敗也。義不相屬。

申生受賜以至於外

引之謹案。至于二字。義不可通。蓋因上文不聽伯氏以至於外而行。宋明道本已然。檀弓作申生受賜而外。而猶以也。

宗國

宗國既卑諸侯遠也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韋注曰宗國公族也引之謹案公族不得稱宗國宗國謂周也猶言宗周云爾宗國既卑謂王室微弱隱十一年左傳王室而既卑矣是也內外無親內謂王室外謂諸侯王室既卑則不能救虢諸侯遠之則不肯救虢故曰其誰云救之

其有勤也

君無懼矣

明道本如是今本矣作焉非

其有勤也韋注曰有勤目勤

勞也

明道本如是今本自作有涉正文而誤

家大人曰注解其有勤也句

未明有與又同也與邪曰

古書通以有爲又也爲邪說見釋詞

上文宰孔

謂獻公曰君可無會也。又言齊侯不暇以晉爲務。故此云君無懼矣。其又勤邪。言不必勤於遠行也。僖八年左傳載宰孔之言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意與此同。

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葵邱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云云。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韋注曰八年葵邱後八年也。桓公復會諸侯於淮。在魯僖十六年。魯僖十七年冬。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太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爲孝公。引之謹案。桓公有殯上當有九年二字。左傳僖十七年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辛巳夜。

殯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夏五月宋敗齊師于
鹹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是桓公在殯宋人伐
之之事也案晉用夏正僖十八年春宋襄公伐齊經書
春王正月則當爲晉惠公之八年十一月周之正月夏
之十一月也晉獻公以二十六年卒見下文自二十六年
至惠公八年爲九年在會于淮之後一年不得仍屬之
八年也當云九年桓公在殯宋人伐之寫者脫去九年
二字耳

或盪

將以驪姬之或盪君而誣國人韋注曰盪化也家大人

曰蠱亦惑也左傳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宜八年晉胥克有蠱疾皆謂惑也昭元年醫和論蠱疾曰非鬼非會惑以喪志又曰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哀二十六年大尹惑蠱其君是蠱即惑也古人自多複語不必分爲二義

里丕夙禍公隕於韓

里丕夙禍公隕於韓韋以里丕夙絕句注云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下文禍公隕於韓注云禍貪忮之禍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家大人曰禍字或自爲一句或下屬爲句皆文不成

義當以里不舛禍為句舛禍謂舛於禍里不舛禍猶月

即上文所云苞田不懲禍亂其興也或謂韋注禍貪伏

不舛禍之下後人誤移置於公頃於韓之下非也上文

喪田不懲禍亂其興禍字韋氏無注而此禍字獨有注

明是以此禍字為惠公隕於韓之禍與上文禍亂其興

謂里不見殺者不同故特注以明之也且上文得國而

狃終逢其咎韋注曰謂惠公也狃怙也此云禍貪怙之

禍則貪怙二字明指惠公而言非指里不然則禍貪怙

之禍五字本在公隕於韓之下非後人移

置明矣此韋氏之誤不必曲為之諱也

不更厥貞

不更厥貞大命其傾韋注曰不變更其正引之謹案不

變更其正則當為鬼神所祐矣何以大命反傾乎韋說

非也今案更者償也報也夏官馬賁馬舛則旬之內更

惟南詮言篇功之成也不足

更責鄭衆高誘注並云更償也呂氏
春秋有報更篇所言皆報德之事
上文貞之無報也

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
報也此云不更厥貞亦謂不報厥貞也行正禮而不償
以吉祥則鬼神之不祐可知矣故下文遂曰大命其傾
也。

苟眾不說其君之不報也

苟眾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韋注曰苟使晉眾
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爲辭故不可
不予家大人曰韋以苟眾不說其君之不報也作一句
讀非也苟眾不說爲句不說謂不說秦也言秦不予糴

則晉眾不說下文曰不若子晉眾不說則其君之不報
施有辭也若以不說爲不說惠公則不得言其君有辭
矣。

若無天乎云

秦穆公曰殺其內主背其外略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
若有天吾必勝之韋斷云字上屬爲句注曰云言也晉
所行若言無有天也家大人曰若無天乎云文不成義
且與下二句不相聯屬云字當在下文若字下而以若
無天乎爲一句若云有天爲一句魏志公孫淵傳淵令
官屬上書自直於魏云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尙未可

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若無天乎。若云有天皆用晉語
文蓋所見本云字在若字下也。穆公之意以爲若無天
則勝負尚未可知。若有天則吾必勝之也。若無天乎之
下不更贅一語者。下文明言若云有天吾必勝之。義見
於下。故文省於上也。晉語記申生之言曰。伯氏不出柰
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歿。今本外上
衍至于二
字辨見
國語 雖外何悔。檀弓記其言則曰。伯氏不出而圖吾
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歿。伯氏不出而圖
吾君。之下不更贅一語。亦是義見於下。而文省於上也。

敏而有文

且晉公子敏而有文韋注曰敏達也文有文辭

俗本作有文章

誤茲從宋明道本

引之謹案敏而有文本作敏而文因注而衍

有字也晉語但言文故注云文有文辭第七篇公以趙文子爲文也注曰文有文德是其例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作晉公子文而有禮文上亦無有字襄三十一年傳子大叔美秀而文中庸曰簡而文文義竝與此同

約而不諂

約而不諂韋解約字曰在約困之中家大人曰約如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言雖自斂約而不諂屈於人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其色儉而不諂儉亦約也僖二十

三年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語意略與此同
皆就晉公子之行事而言若以約爲在約困之中斯爲
不類矣

荀 依

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
酉邴已滕箴任荀僂姑偃依是也路史疏佗紀荀作苟

云苟國語史記皆作荀

非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索隱皆作荀後人以誤本國語

改之也

又國名紀曰戰國有荀變子思薦之引之謹案路

史荀作苟是也元和姓纂苟國語黃帝之後漢有苟實
苟參荀周文王第十七子邠侯之後以國爲氏後去邑

爲荀廣韻荀姓出河內河南西河三豎國語云本自黃
帝之子漢有荀參古厚切荀本姓郇後去邑爲荀今出
潁川相倫切是荀姓爲文王之後荀姓爲黃帝之後且
元和姓纂及廣韻引國語竝作荀不作荀也軒轅黃帝
傳亦作荀又潛夫論志氏姓篇荀作拘拘荀古聲相近
故荀通作拘也路史曰國語作荀非則所見已是誤本
矣又案依當作衣今本作依者因上文儻字而誤加人
旁耳考潛夫論正作衣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索隱
引國語竝作衣鄭注中庸曰今姓有衣者廣韻衣字云
姓出姓苑而依字不以爲姓則國語之本作衣益明矣

畏黷敬也

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避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家大人曰黷敬二字義不相屬娶妻不娶同姓者畏其黷倫非畏其黷敬敬當爲故字之誤也言同姓之所以男女不相及者畏其褻黷故也韋注云畏褻黷其類但釋畏黷二字而不及敬字下文黷則生怨云云亦但承黷字言之而不及敬字則敬爲誤字明矣文選女史箴雖不可以黷但言黷而不言黷敬故李善注引此文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以釋雖不可黷之意今本注文作畏黷敬也則與正文不合蓋後人以

誤本國語改之也左傳僖二十三年正義引此正作畏
黷故也昭元年正義故作敬乃明監本所改宋慶元本
正作故。

十月 十二月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韋注曰內傳魯僖公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爲閏
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魯失閏以閏月爲正月晉以九
月爲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
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桑泉引之謹案十月當爲七月十
二月當爲十一月蓋晉用夏時故月與周異內傳之僖

公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

納之

謂納公子重耳

周月也周之九月爲夏之七月正月爲夏

之十一月故內傳曰九月而此曰七月內傳曰正月而

此曰十一月也杜預春秋後序曰汲冢古書紀年篇特

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

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

之月爲歲首倍五年左傳晉卜偃說滅虢之曰日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而傳終之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漢書律厯志以爲言厯者以夏時故周十二月夏十月

也是其例也賈韋二君誤以周月爲解故不能正傳寫

之謬而內外傳之紀月遂齟齬而不合矣。

迎公

董因迎公於河家大人曰迎。本作逆。此後人以意改也。凡內外傳例言逆公。不言迎公。太平御覽方術部九引此。正作逆。

甲午軍于廬柳

韋注曰甲午魯僖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引之。謹案內傳作二月甲午。則此當云十二月甲午。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寫者脫去十二月三字耳。或曰校書者誤謂與上文十二月相複而刪之也。

于二命 非其官也而于之

若干二命以求殺余。韋注曰：于，犯也。家大人曰：奉二君

之命以殺文公，不得謂之犯命于猶與也。

與，今言汝與作預。

於二君之命以求殺余也。于，古通作閒。

音閒。聘禮記皮馬相閒。鄭注：古

文閒作于。鄭詁：義，與。荆，與。諸侯代相于也。韋注：言更相犯閒。

左傳：莊十年，肉食者

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年，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

竝云：閒猶與也。閒，于，古同聲。故後世有于與之語。又下

文：邢侯，非其官也。而于之。注曰：于，犯也。家大人曰：于亦

與也。殺有罪者，可寇之事，邢侯非其官而與之，故曰于。

公懼

公懼遽見之。家大人曰：懼字涉下文公懼而行。此時伯楚尚未以呂卻之謀告公，不得言公懼也。文選：思元賦注：獄中土梁王書注引此，竝作公遽見之。僖二十四年左傳作公見之，皆無懼字。陳氏芳林外傳攷正刪懼字是也。

匡困資無

救乏振滯，匡困資無。韋注曰：匡，正也。正窮困之人。家大人曰：匡與救同意。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成十八年傳曰：匡乏困，救災患。杜注：匡亦救也。

宋眾無乃彊乎

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眾無乃疆乎。韋注曰不許釋宋。宋降于楚其眾益疆。家大人曰如韋注則是楚眾疆非宋眾疆矣。殊與傳文不合。竊謂疆當讀爲僇。僇數也。見呂氏春秋貴卒篇注。言宋國之眾將爲楚所數也。故僇二十八。年左傳曰不許楚言是棄宋也。疆之爲僇猶疆之爲僇。陳君閣道碑車馬疆頓疆。卽僇之假借。

歸瘠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

遼條不可使俛。賊施不可使仰。僂僂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揆。矇矇不可使視。醫瘡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韋解聾聵二字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

聽耳不別五聲之和爲聾家大人曰傳言不可使言不
可使聽則聾瘖爲不能言之人聾聵爲不能聽之人韋
氏以左傳釋之非其本指也凡事理之相近者其名卽
相同籛條戚施侏儒皆疾也故人之不肖者亦曰籛條
戚施侏儒邯鄲新臺篇曰燕婉之求籛條不鮮又曰燕
婉之求得此戚施鄭語曰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
也皆謂不肖之人也淮南脩務篇注云籛條偃戚施僂
皆醜貌也故物之粗醜者亦曰籛條戚施方言曰籛之
粗者自闕而西謂之籛條太平御覽引薛君韓詩章句
曰戚施蟾蜍喻醜惡是也侏儒短人也故梁上短柱亦

謂之侏儒淮南主術篇曰脩者以爲稠摠短者以爲朱
儒枿樗是也不能言謂之瘖故不言亦謂之瘖晏子春
秋諫篇曰近臣嘿遠臣瘖是也不能言謂之瘖不能聽
謂之聵故口不道忠信之言亦謂之聵耳不聽五聲之
和亦謂之聵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所云是也故事理
之相近者既有本意卽有僭義說經者不以本義廢僭
義不以僭義亂本義斯兩得之矣

惠慈二蔡 諷於蔡原

諷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韋注曰蔡蔡公虜原公引之謹
案蔡讀爲祭公謀父之祭漢書古今人表有祭公與號

中饋。秋閔天南宮。迨辛甲同時。卽此所謂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虺。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者也。昭王時有祭公隕於漢水。穆王時有祭公謀父。春秋隱元年祭伯來。桓八年祭公來。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蓋皆文王時祭公之後。路史後紀曰：祭事文王受商之命。蓋別有所據也。祭爲畿內之邑。字本作鄒。說文釋周邑也。故穀梁傳以祭伯爲畿內諸侯。若凡蔣邢茅胙祭之祭。隱元年左傳正義以爲畿外之國。桓十一年杜注云：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其是與。韋注周語以祭公謀父爲周公之後。非也。祭與蔡古字通。呂氏春秋音初篇周昭王及蔡公扞於漢中。僖四年左傳正義引此作祭公。古今人表亦作祭公。墨子所染篇。幽王染於蔡。

公穀呂氏春秋皆染篇作祭公敦春秋鄭祭仲易林既濟之鼎作蔡仲漢安平相孫根碑祭足作蔡足皆其證也逸周書祭公篇禮記緇衣引作葉公亦是借蔡爲祭因譌而爲葉也上文曰孝友二號而惠慈二蔡此言咨於二號卽上文之二號則此言誣於蔡亦卽上文之二蔡也二蔡蓋二人皆會邑於祭者惠慈猶惠愛也固不必變子而後謂之慈也說者以二蔡爲管叔蔡叔夫之管蔡不賢豈得置武王周公而變管蔡乎

矇眊脩聲 不脩天罰

矇眊脩聲家大人曰脩當爲循字之誤也

隸書循脩二字相亂說見

前謹脩其法下循聲者循琴瑟之聲而歌詠也。王制正義引此

正作循。宋十行本明闕本監本又引舊注歌詠琴瑟是

其證聲爲歌之所循。故曰循聲。射義曰射者循聲而發若作脩聲

則義不可通。韋本當亦是循字。故注云無目於音聲審

故使循之。而今本注文亦誤作脩矣。又下卷晉爲盟王

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韋注曰脩行也。家大人曰脩與

行不同。義脩亦當爲循。循天罰。行天罰也。甘誓曰。今予

惟其行天之罰。是也。韋注訓爲行。則其爲循字可知。說

循順行也

以爲大政 子爲大政

使卻縠將中軍以爲大政韋注曰大政大掌國政家大

人曰韋說非也政讀爲正

正政古多通用不煩枚舉

爾雅曰正長也

卻縠將中軍爲卿之長故曰大正以爲大正猶曰以爲

正卿耳昭十五年左傳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

杜注曰孫伯黶晉正卿漢書五行志作大正是其證也

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書大傳正作政逸周書嘗參篇曰王命大正正刑書

又子產對韓

宣子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

昭七年左傳同

亦謂

宣子爲正卿也成六年左傳子爲大政杜注曰中軍元

帥是也韋注曰大政美大之政亦非

冀缺稱

曰季僂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盭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家大人曰冀缺耨上有見字而今本脫之自冀缺耨至相待如賓皆言曰季之所見如此下文從而問之云云亦從見字生出若無見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三引國語皆作見冀缺耨僂三十三年左傳同

戰

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錡于丁甯敝其民也家大人曰戰非戰鬥之戰何以明之鍾鼓錡于丁甯皆戰所必用不得以鍾鼓屬伐以錡于丁甯屬戰以是明之

戰讀爲憚憚懼也。

見上文注。

此承上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而

言言伐之則必備鍾鼓所以聲其罪也。若憚之而已則但用錚于丁甯所以儆其民也。白虎通義引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廣雅曰戰憚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憚憚。魯語帥大饑以憚小國。說苑正諫篇作戰莊子達生篇以鉤注者憚。呂氏春秋去尤篇作戰戰與憚古同聲同義故字亦相通。

余病喙

卻獻子傷曰余病喙。家大人曰喙下有矣字而今本脫

之則語勢不完喙字亦作喙方言喙傍也

傍古倦字

郭璞曰

今江東呼極爲喙音喙

王篇屬困極也大雅際篇維其喙矣毛傳喙困也

外傳

曰余病喙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引作余病喙矣成二年左傳作余病矣皆有矣字

以愁御人

卻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隕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愁御人韋注曰愁願也御人婦人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引之謹案說文愁說也言以此說君之御人耳韋訓愁爲願以願御人則爲不釐故又申之曰願以此報君

御人之笑已者始失之迂矣

使勿兜

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韋注曰兜
惑也宋庠補音曰案人名有驩兜器名有兜鍪它無所
訓徧閱經典子史未見兜惑之說將先儒自有所據其
散亾乎引之謹案兜當爲典說文典靡蔽也從人象左
右皆蔽形讀若瞽勿典謂勿靡蔽也說文之訓始出賈
侍中國語注乎韋注訓爲惑則其字益當作典蓋典之
爲言猶疊也疊惑也爾雅曰疊疑也疑亦惑也昭元年
左傳曰女惑男謂之疊是也典與兜形相似後人少見

鬼少見典故典譌爲兜矣

是先主覆露于也

韋注曰露潤也引之謹案露與覆同義覆露之言覆慮也包絡也釋名釋天曰露慮也覆慮物也釋宮室曰慮慮也取自覆慮也淮南時則篇包裏覆露無不囊懷春秋繁露基義篇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持載之漢書蟲錯傳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皆謂覆慮之也若訓露爲潤則與覆異義矣而高誘注淮南亦訓露爲潤顏師古注漢書訓露爲膏澤且云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不知露卽訓覆覆露

爲古人之連語上下不殊義也。

過由大

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
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
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引之謹案過
由大過字後人所加刑之過也由大六字本連讀言刑
之失也由大臣有罪而不刑也韋氏誤分爲二句於刑
之過也注云刑殺有過者於由大注云由大臣也不知
刑之過也四字乃起下之詞非別爲一句也後人不察
其誤又於由大二加過字則與上四字義不相屬矣韋

注怨由細云怨望者由小細民也而注由大則云由大臣也而不及過字則由大上無過字可知

君臣不相聽

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益姑以違變夷爲恥乎韋注曰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隕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冢大人曰君臣不相聽指厲公與欒卻中行諸人而言士文曰吾君將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用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正所謂君臣不相聽也韋以欒武子所說三事當之誤

矣

圍公

樂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家大人曰圍當作圍
成十七年左傳云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
焉。古氏春秋驕恣篇云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或言執
或言幽或言圍皆謂囚之也。今本圍作圍則非其旨矣
古圍圍字本作圍。說文口圍。圍。圍。圍。所曰拘擧人。史記秦
始皇紀贊。虛國圍而免刑戮。漢書司馬遷傳。渙幽圍圍
之中皆是也。圍圍字相似。因誤爲圍。齊策則是圍。寒天
也。墨子備城門篇乃足以守圍。韓子揚權篇主將圍
淮南詮言篇以圍強敵。今本圍字並誤作圍。又楚詔王

孫開采明道本傳國學紀聞亦引作同史經傳通用
 記陳世家文公圍春秋世族諸作毫一作孝
 圖字宜四年左傳圖伯成于賴陽而殺之是也圖圖字
 亦相似。

刑史

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韋注曰刑刑官
 司寇也史大史掌書法也引之謹案司寇者典刑之官
 不得直謂之刑大史非掌刑之官不得與司寇並舉韋
 說非也刑史謂刑官之史掌刑書以贊治者周官刑官
 之屬鄉士遂士史皆十有二人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
 成告于正鄭注曰史司寇吏也陷於大戮則刑官之史

得書其罪故曰以煩刑史。

二月乙酉

二月乙酉公卽位引之謹案晉行夏時二月當爲十二月成十八年左傳春王正月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而此文上云厲公七年冬難作始於三卻卒於公則魯之正月晉以爲冬蓋晉之十一月也由是推之則魯之二月爲晉之十二月內傳曰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則此當曰十二月乙酉公卽位矣成十六年傳正義引此作正月乙酉又引孔晁云二月乙酉言正月者記者誤也案正字卽十二之合譌。

使呂宣子佐下軍至故以彘季屏其宗

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韋注

曰上晉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爲子羽馭之役

親躅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

崇也孫字衍說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

母弟也武子宜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

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

屏其宗引之謹案悼公卽位之年魯成公之十八年也

十八年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

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

軍。杜注。義。季。上。鮒。

如伐鄭。可也。襄九年傳。韓起少於欒。厲而欒。

厲。士鮒。上之使佐上軍。杜注曰。厲。鮒。讓起。起佐上軍。厲。

將下軍。鮒佐之。又滕人薛人從欒。厲士鮒門于北門。注。

且。二國從下軍。是佐下軍者。欒。恭子。非呂宣子也。下文。

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

韋注。文子。趙武也。

而能恤大事。

使將新軍。

將。今本。諷。作。佐。辯。見下。

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

犯。使佐新軍。襄九年左傳。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

之佐。杜注曰。武。新軍將。又杞人。邠人。從趙武。魏絳。斬行。

栗注曰。二國從新軍。是趙文子爲新軍將。呂宣子卒。而。

趙文子始將新軍。則先趙文子而將新軍者。呂宣子也。

是將新軍者呂宣子。非彘恭子也。傳寫者上下錯亂耳。上當云使彘恭子佐下軍。而以曰武子之季云云。次於其下。下當云使呂宣子將新軍。而以曰邲之役云云。次於其下。今更訂其文如左。

使彘恭子佐下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呂宣子將新軍。曰邲之役。此云邲之役。邲之役下文云昔克路之役。此云其子不可不崇也。不文云其子不可不興也。兩事相連。故文義亦相似。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朕楚王而

敬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

子孫

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家大人曰：孫字後人所加。呂宣子呂錡之子也。故曰其子不可不崇。不當有孫字。左傳成十八年正義引此無孫字。下交其子不可不興也。亦無孫字。

聰敏肅給

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韋注曰：肅敬也。給足也。引之謹。棗肅之言速給之言急也。爾雅曰：肅速也。肅速疾也。論語公冶長篇禦人以口給。孔傳曰：佞人口辭捷給。皇

倪疏曰給捷也管子大匡篇曰隰朋聰明捷給荀子非
十二子篇齊給便利楊倞注曰齊疾也給急也是肅給
皆疾也聰敏言其通達也肅給言其敏捷也四字義相
貫注韋注失之

道逆

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韋注曰且觀察諸
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引之謹案道猶順也謂觀察諸
侯之順命與逆命者楚語違而道從而逆道與逆相反
正與此同是道爲順也管子小間篇百川道年穀孰亦
謂百川順也若以道爲有道德則與逆字義不相當矣

管子君臣篇順理而不失之謂道論術本性篇引陸賈曰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據此則道德之道亦以順得名。

使佐新軍

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

韋注曰說云新中軍也

朱本如是

昭謂時但言新軍無新中

軍

宋本無下脫新字

引之謹案下文始云使魏絳佐新軍此不

當與之複故舊說以新軍爲新中軍以別於下文之新軍而韋氏駁之以時無新中軍則新軍與下文無別下文令狐文子卒公乃使魏絳佐新軍則先魏絳而佐新軍者令狐文子而非趙文子也其不得以趙文子爲佐

新軍明矣。今案佐字涉下文使佐新軍而謫佐當爲將
呂宣子本將新軍。宣子卒。故公使趙文子將新軍也。襄
九年左傳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杜注曰武
新軍將。又祀人邠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注曰二國從
新軍。是趙文子將新軍。魏絳佐之也。蓋其始也。呂宣子
將新軍。令狐文子佐之。及二子卒。則趙文子將新軍而
魏絳佐之。故上文云使呂宣子將新軍。呂宣子。今本誤
作菴恭子。辨見
上。使令狐文子佐之。此及下文云呂宣子卒。公以趙文
子爲文也。而能恆大事。使將新軍。令狐文子卒。公以魏
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也。合前後考之。而傳寫之謫誤可

得而正矣。

比義

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韋注曰：比，比方也。義宜也。楚語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韋注曰：比，義義之與比也。又楚語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韋注曰：義宜也。引之謹案：以上三言比義，義字皆當讀爲儀。說文曰：儀，度也。比儀者，比之度之也。周語曰：儀之於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義古字通。說見前婦義事也下云：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者，言願君比度而行之也。云：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

比義焉者。行猶用也。言使知事之族類而用其比度。若

學記言比物醜類也。云其智能上下比義者。言巫之智

能上下比度以事神也。比義即比度。非比於義之謂也。其智能上下比義。其智能充遠。

宜切。上下比義。充遠。宜朗八字皆平列。義與比意相近。故言比可以兼義。

晉語云能上下比之是也。襄三十年左傳。女待人。婦義

事也。義事謂度事而行也。說見前。婦字又通作議。昭六

年左傳。晉先王議事以制。亦謂度事也。說見前。議事以制。韋注

訓義為宜。又以行比義為義之與比。皆失之。

女工妾 輅車

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韋注曰。女。美女。工。樂師。傳

曰賂晉侯以師攄師蠲是也。妾給使者。女工妾凡三十人。或云女工有伎巧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引之謹案。內外傳亦有不相合者。不可強同。內傳師攄師蠲師蠲凡三人。不言女妾。而此曰女工妾三十人。則與內傳殊義。且上言女。下言妾。而中乃言樂工。爲不倫矣。唯或說差爲近之。蓋女工妾長於女工之妾也。成二年左傳。曾賂楚以執斲。執斲織絰。皆百人。杜注曰。執斲。女工織絰。織繒。布者是。以女工妾爲賂之證。又案下文曰。輅車十五乘。內傳則曰。輅車。輅車。淳十五乘。凡兵車百乘。二者亦不合。韋注率合內傳而曰。輅廣車也。車。輅車也。

十五各十五也亦失之廣車不得謂之輅輓車亦不得
但謂之車輅車者路車也又不得以輅車爲二物

厚其外交而勉之

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韋注
曰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引之謹案此
謂寬其外罪無取於勸勉也勉當讀爲免古字勉與免
通詳見左傳賴前免之謂免其外秋官鄉士若欲免之

則王會其期僖三十三年左傳若從君惠而免之是也
上文云滅之此云免之相對爲文昭七年左傳朔於敝
邑亞大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外爲惠

大矣是遠逃者以免外爲幸也。

及爲成師

及爲成師居大傅家。大人曰師當爲帥字之誤也。爲成帥者爲成公之中軍帥也。唐注曰爲成公軍帥兼大傅官。今本帥字亦譌作師韋注引宣十六年左傳晉命士會將中軍

且爲大傅皆其證也。潛夫論志氏姓篇作爲成率。居大傅率與帥同。襄二十七年左傳正義引作及爲元帥元字蓋後人所改而帥字則不謬。

置茅蒹設望表

魯成王盟諸侯于歧陽。楚爲荆蠻置茅蒹設望表與鮮

牟守燎故不與盟韋注曰置立也。蕤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賈逵注曰束茅以表位爲蕤。說文曰蕤朝會東茅表位曰蕤。引春秋國語曰致茅蕤。蓋本此。引之謹案。會盟無縮酒之文。韋注非也。當以賈說爲長。縮謂置茅蕤者。未盟之先。擯相者習儀也。習儀則必爲位。故以茅蕤表之。漢書叔孫通傳說朝儀曰爲縣鼓野外習之。如淳注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引春秋傳曰置茅蕤。顏師古曰。蕤與蕤同。然則置茅蕤之義。當與縣蕤相似。蓋爲習儀而設也。周官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辨

儀爲位是其比類也。望表盟之日所以表位者也。望而知其所立之處故曰望表。淮南說林篇曰植表而望則不惑是也。設望表者豫爲王及諸侯之位以木表之。若觀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也。昭十一年左傳朝有著定。會有表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杜注曰野會設表以爲位是其明證矣。韋以爲望祭山川亦非。上云盟諸侯下云守燎所言者皆會盟之事不得雜以祭神也。

木楨

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楨以過于朝。韋注曰木楨木楛也。

引之謹案書傳無訓捷爲擔者捷當作搏淮南人間篇
負糞粟而至欲經音義卷十一引作搏載粟米而至又
引許叔重曰搏擔之也廣韻曰搏擔運物也方展切木
搏者蓋繫物於橫木之兩端而中荷之若今之扁擔是
也搏與捷字形相似學者多見捷少見搏因譌而爲捷
矣宋庠補音音其儼反失之。

文錯其服

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葦注曰文文織錯錯錯也引之謹
案服不可以錯葦說非也文錯猶文繡也漢書地理志
注引世本曰錯叔繡文王于叔繡字錯蓋取繡文交錯

之義秦策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淮南齊俗篇曰富人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皆其證也爾雅釋旗名云錯革鳥曰旗謂交錯其文畫爲急疾之鳥說見畫文謂之錯繡文亦謂之錯其義同也。

五日

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家人曰五日下午當有瘳字平公從子產之言祝夏郊而疾瘳故賜之莒鼎若無瘳字則與下文意不相屬據韋注云祭後五日平公有瘳故見之則似所見本已脫瘳字若有瘳字則不必如此詞費矣然說苑辯物篇止作五日瘳公見子產昭七年

左傳亦云。晉侯有閒。賜于產。莒之二方鼎。則有觀字是也。

諄趙鞅

曾孫蔽賸以諄趙鞅之故。韋注曰諄佐也。舊音諄之間反。補音又之純反。說文苦曉之孰也。它書或訓佐也。從去聲。與韋注合。舊音得之。引之謹案。書傳無訓諄爲佐者。諄當爲諒。大雅大明篇涼彼武王。毛傳曰涼佐也。釋文涼本亦作諒。同力尙反。佐也是韋注所本也。諒與諄相似。因誤爲諄。後人又據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耳。說文及廣韻俱無諄佐也之訓。惟玉篇諄字云佐也。蓋

後人據誤本國語增入非顧氏原文也

欽經音義十三云諱亦左也

與作同蓋唐時因語及注諒字已誤作諱故元應承用之也

曹風鳴鳩篇毛傳貳疑

也貳誤爲忒

說見其儀不忒下

而玉篇遂收入忒字注廣雅卒

極也卒誤爲乎而玉篇遂收入乎字注姤餘盈也匪勿非也傳寫者脫去上也字與非也混爲一條而玉篇餘字注遂收非也之訓皆後人所增也

尋飯

襄子將會尋飯有恚色家人曰尋字義不可通尋當作專專古搏字周官大司徒其民專而長釋文事徒丸反專與尋字形相近故專誤爲尋曲禮毋搏飯鄭注曰爲欲致飽不謙此言

共會不當搏飯也。若獨會則不嫌矣。鹽鐵論取下篇搏
梁齧肥搏梁卽搏飯也。呂氏春秋慎大篇載此事。正作
搏飯。

是天啟之心也

鄭語。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紉是立。蘧氏將起之禍。又
不克。是天啟之心也。韋注曰。啟開也。天開季紉。故叔熊
不得立。有心字。誤。家大人曰。韋以下文天之所啟。十世
不替。啟下無心字。故以有心字爲誤也。今案天啟之心
謂啟季紉之心也。叔熊不得立。是天啟季紉之心。使之
紹其先業也。晉語曰。非天誰啟之心。襄二十五年左傳。

曰天誘其衷。啟敝邑心。昭二十七年傳曰天啟叔孫氏之心。則有心字不誤。下文天之所啟。與此相承而不相背也。

淳耀

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韋注曰淳。大也。耀。明也。敦。厚也。言黎爲火正。能治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爲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家大人曰。韋訓淳爲大。義本爾雅。爾雅作純義然云。大明厚大。天明地德。則不詞矣。予謂淳耀敦大。光昭皆二字平列。淳字本作焯。焯。明也。耀。光也。言能光

明天明厚大地德也。下文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即其證說文。煇明也。春秋傳曰。煇燿天地。蓋約舉鄭語之文也。崔瑗河閒相張平子碑曰。亦能煇燿敦大天明地德。其字竝作煇。昭二十九年左傳正義引此亦作煇。今本作淳者。俗字耳。大元元測序盛哉日平。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范望亦云。淳明也。漢書楊雄傳。光純天地。純亦明也。李奇訓純爲祿亦失之煇淳純古竝通用。

民煩

楚語。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致。訓蠻夷。

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章注曰煩亂也
家大人曰民讀爲泯泯煩皆亂也昏亂之人故不可教

訓玉篇泯彌忍彌賓二切滅也又泯泯亂也是泯與民

同音

大雅桑柔篇靡國不泯釋文泯而忍反
徐又音民是泯滅之泯亦與民同音

秉誥曰天

性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

芬芬遂周書祭公篇曰女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孔晁

注泯芬亂也

芬與
芬同

泯芬與民煩聲近而義同哀公問曰

寡人蠢愚冥煩冥煩與民煩聲義亦相近故賈子大政

篇曰夫民之爲言也冥也萌之爲言也昏也孝經授神

契亦曰民者冥也

見大雅靈
臺正義

若合而函吾中

雍子謂樂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解合而函吾中曰。合合戰也。由入也。舊音曰。函音咸。或爲函。音滔。補音曰。今本竝作函。家大人曰。函訓爲容。不訓爲入。曾卽或春或揄之。揄亦不訓爲入。作函作員皆員字之譌也。員本作函。形與函相似。故譌而爲函。函字俗書作函。與函字尤相似也。又胡緘切。函書也。函字俗書作函。胡耽切。函鑑書作函。故玉篇誤收。人曰訓說文。函小阱也。從人在。曰上春地坎可函。人今經傳迺作陷。素廣雅。員坑也。吳越春秋句踐人臣外傳。

百餓之子論衡說口爲齋避九空地百漢武都大守李
翁天井造碑堅無百漬而狹頌刻百磔其字皆作百
今經傳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楚語之
百吾中若非調爲函則後人亦必改爲陷矣

墜入地也廣韻陷入地隕也是百與入同義故傳曰百

吾中傳四年公羊傳曰大陷于沛澤之中故韋注訓百爲入也宣十二年

左傳曰莛子以偏師陷陷字亦與此同義舊音及補音

皆不知函爲百之譌相承音感失其義矣史記禮書函

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函云陷音含鄒誕生

音徒濫反案函亦百之譌百陷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

陷裴駟司馬貞音含皆失之也漢書司馬遷傳函糞土

之中而不辭函亦百之譌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而不

辭是其證。經傳中自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自書中
史記之自及士大夫漢書之自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爲
面後人多見面少見自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宋賈昌朝羣經
音難面字有三音一音成置也一音合容也一音
陷小阱也是直不辨面自之爲二字其失甚矣。

踟庶

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冒
大踟庶爲樂華注曰踟諱也庶眾也引之謹案踟亦眾
也高誘注淮南脩務篇曰踟眾也小雅十月之交篇譏
口齟齬箋曰齟齬眾多貌齟與踟同踟庶謂聲音之眾
多也。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

韋注曰不服心不服也。引之謹案韋意蓋謂諸夏事晉靈王心不服矣。今案而者連及之詞。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當作諸夏不服吾而獨事晉。傳寫者誤削其文耳。昭十二年左傳。楚子曰。昔諸侯遠我而長晉。正所謂諸夏不服吾而獨事晉也。若作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則義不可通矣。韋據誤本作注。故失其指。

廷見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韋注曰。廷見見於廷也。引之謹案下文曰。子亶不出。則在家。非在朝也。不得言廷見。

廷當爲廷廷與往同謂往至子壘之家而請見故下文曰子壘不出也說文曰廷往也又曰往之也古文作廷襄二十八年左傳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漢書五行志廷作往襄二十八年傳又曰伯有廷勞於黃崖三十一年傳曰印段廷勞於裴林皆是也廷與廷字相似故廷譌作廷廣雅廷歸也今本廷字亦譌作廷下文鬪且廷見令尹子常廷亦廷之譌。

師長士

自知以下至於師長士韋注曰師長大夫引之謹案經傳言師長者有二義有訓爲公卿者盤庚邦伯師長百

執事之人傳曰。師長公。卿是也。有當訓爲士者。楚語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是也。蓋上言卿。下言士。而中包大夫。故曰以下。曰至於。猶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中包公卿大夫士耳。如以師長爲大夫。則師長卽在卿之下。何得言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乎。墨子尚同篇引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輕大夫師長。於大夫之下。言師長。則師長爲士矣。襄二十五年左傳曰。百官之正長。師旅是也。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官師卽此師長士也。

懿戒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家大人曰：戒字涉注文戒書而衍。懿卽大雅抑之篇也。可謂之懿詩。不可謂之懿戒。案韋注云：三君云懿。句戒書也。昭謂懿。句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三君及韋注皆釋懿字而不及戒字。則正文原無戒字明矣。宋庠備音出作懿二字而釋之云：注讀曰抑。詩抑篇是也。而不言懿戒。則庠所見本亦無戒字明矣。玉海五十九引此始有戒字。說命正義小大雅。諧正義大雅。抑正義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六。陳禹增戒字。竝引作作懿以自儆無戒字。

右執殤宮

余左執鬼中。右執鳩宮。韋注曰。中身也。禮記曰。其中退然。于歆曰。鳩鳩宮。鳩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鳩矣。家大人曰。韋以鳩宮爲鳩之居。非也。鳩之居則不可言執。故又爲之說曰。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殆失之迂矣。宮讀爲躬。中躬皆身也。執鳩躬猶言執鬼中作官者。假借字耳。

象夢

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得傳說以來。并以爲公家大人曰。象夢當爲夢象。謂以所夢見之人作象而使求之也。據韋注云。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

而使求之則正文之作夢象甚明今本夢象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潛夫論五德志篇載其事云乃使以夢象求之四方側陋得傳說升以爲大公卽用國語之矣

心類德音

齊桓晉文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韋注曰類善也引之謹案類之言率也率循也言其心常循乎德音也下文觀射父曰使心率舊典者爲之宗語意與此同率與類古同聲同義而字亦通用漢書尹翁歸傳類常如翁歸言類師古注類猶率也外戚傳事率率多類顏注率猶類也考工記梓人注是取象率焉率音類本又作類又音律祭義古之獻爾者其率用此與率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凡釋文內率字之音多如此

自誥

近臣諫遠臣誨與人誦以自誥也。章注曰：誥告也。引之

謹案爾雅誥誓謹也。郭注曰：皆所以約勒謹戒。罔

今本

作勤據明吳元恭本

自誥者自戒敕也。上文曰：衛武公作懿以

自儆義與此同。

允遠宜朗

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允遠宜朗其明能允照之其

聰能聽徹之引之謹案下允爲允明之允。上允則廣大

之廣周語中篇叔父若能允裕大德。韋注曰：允廣也。

下篇

曰壺也者廣裕

民人之謂也。下篇緝明也熙廣也。卽爾雅緝熙允也。

之先

先與廣通詳見易先字下

先遠者廣遠也廣與遠同義宜朗者

明明也明與朗同義宜訓爲明詳見詩宜昭義問下

陸

祖考頌先遠之度宜朗之明義大國語於先遠言度於宜明言明亦是以先爲廣以宜爲明也

齊肅

毛以示物皿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章於上齊字注曰齊潔也於下齊字無注但云肅疾也引之謹案章意於下齊字蓋亦訓爲潔故蒙上注而省其文也今案下齊字當訓爲疾與肅同意故以齊肅連文爾雅曰肅齊疾也敬不可久故欲其疾速也玉藻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

者齊遯舒也遲也皆緩也齊也遯也皆疾也

說見本條與此

齊肅同義

滯久而不震

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而不震生乃不殖引之謹案震振也興也晉語曰底箸滯淫誰能興之是矣韋注訓震爲懼失之又周語曰弗震弗渝脈其滿肯敷乃不殖韋注曰震動也此云不震不殖亦與同義

勤民以自封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韋注曰勤勞也封厚也引之謹案勤病也民多曠而我取富非勞民

乃病民也。病民以自封，猶言厲民而以自養也。爾雅：瘞病也。釋文曰：瘞音勤。字亦作勲。瘞、勤、勲字異而義同。楚語又曰：是察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瘠民猶病民。

聞一善

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家大人曰：聞一善，本作聞一善言。今本無言字者，蓋後人以上句多一字，故刪之以對下句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必字字相對。且善言入於耳，故曰聞。刪去言字，則文義不明。後漢書文苑傳注：文選薦禰衡表注，楊荊州誄注，引此竝作聞一善言。

憲臧否

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韋注曰憲法也取善惡之法家
大人曰法臧否之語不詞余謂憲者表也表臧否以示
人故曰龜足以憲臧否犬雅崧高篇文武是憲周官小
司寇憲刑禁箋注並曰憲表也

既能得入

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入
明道本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脩其心
如是苟國有費必不居矣引之謹案凡當爲人能得人卽上
文所謂其愛也足以得人也曜之以大利謂示其人以
大利也下文動而得人卽承此句言之若作入字則義

不可通。上文曰來曰寵，正謂入國之後見寵於子西，不當又言得入也。且得入由於子西之召，何能之可言乎？元明諸本不解其義而改能爲而，誤益甚矣。

從逸

吳語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韋注曰：從，順隨也。家大人曰：從，讀爲縱。縱，逸猶放逸也。曹植酒賦：流情縱逸。韋以從爲順隨，則誤分從逸爲二義。

於其心也戚然

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韋注曰：戚，猶惕也。家大人曰：諸書無訓戚爲惕者。說文：惕，惕也。春秋國語

曰於其心忒然然則今本作戚乃忒字之譌而韋所見
本正作忒不作戚故與說文同訓爲惕也廣雅曰忒愼
愼也玉篇曰愼心動也廣韻曰忒意愼忒也義與惕竝
相近。

不敢左右

吳王夫差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
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家大人曰廣雅敢
犯也言不犯君之左右唯有恩好之故也韋注以爲不
敢左右暴掠齊民失之。

獵震也

今大夫國子與其眾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韋注曰獵震也家大人曰震與獵義不相近諸書亦無訓獵爲震者震當爲虐犯獵連文故訓獵爲虐爾雅獵虐也郭注曰陵獵暴虐是其證虐說文本作虐隸省作虐見司隸校尉魯碑其下半與辰字相似虐字隸或作𠄎與震字上半亦相似舊本國語虐字作𠄎因譌而爲震矣。

奮其朋勢

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韋注曰朋羣也勉厲士卒以奮激其羣黨之勢家大人曰朋讀爲馮馮勢盛怒之勢也方言曰馮怒也楚曰馮郭璞注曰馮毒盛貌昭五年左

傳今君奮揚震雷馮怒杜預注曰馮盛也楚辭天問曰
康回馮怒是馮爲盛怒也作朋者假借字耳史記田完
世家之韓馮韓策作韓朋藝文類聚寶部下引六韜曰
九江得大貝百馮淮南道應篇作大貝百朋是馮與朋
古字通猶溯河之溯通作馮也。

士卒

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

今本作官帥
辨見下條

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篋大夫建旌提
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
爲方陳皆曰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

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家大人曰。上文秣馬會士。士即卒也。此既言卒。則無庸更言士。士卒當爲王卒。字之誤也。王卒者。中軍之卒也。中軍從王。故其卒謂之王卒。左傳哀十一年。吳子伐齊。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是王卒皆在中軍也。自陳王卒。至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皆指中軍言之。下文言左右軍亦如之。而此不言中軍者。言王卒。則中軍不待言也。三軍陳法皆同。所不同者。左尚堯。右尚黑。而中則尚白耳。今本王卒作士卒。則無由知其爲中

軍之卒。既不專指中軍，則不得言白常曰旂素甲白羽之矜矣。文選吳都賦劉逵注引此正作陳王卒。宋尤表本如是

各本王作土乃後人依俗本國語改之。

官帥

行頭皆官帥。補音云帥音所類反。今官私諸本多作官

帥。非是。按史記馮唐傳云爲官卒將。

卒當爲率。卽帥字也。說見諱書雜誌。

史記晉灼注

此漢書注非史記注。

百人爲徹行皆帥將也。史記索隱

正引吳語曰百人爲徹行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爲一卒卽一隊也。官帥隊大夫也。若作帥字殊無意義。明道本正文注文皆作官帥。陳氏芳林亦以爲非。說曰。秦劉淵

林吳都賦注引作官帥是也賈公彥周禮小宰疏引作
官師非也干祿字書收帥帥二字云。上通下正蓋當時
寫書偶用通體點畫僅豪釐之別因遂成師字耳家大
人曰宋陳二說皆非也案韋注云三君皆云官師明道
是各本依宋大夫也昭謂下言十行一筭大夫此一行
說改師為帥宜為士周禮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據韋注則所見本
正作官師也何以明之祭法官師一廟鄭注云官師中
士下士也襄十五年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杜注云官師劉夏也正義引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
夏石尚是也是官師即士也而韋云此宜為士則正文

之作官師甚明說內外傳者或以官師爲大夫襄十四

年左傳官師相規杜注云官師大夫此蓋本於舊注故

韋此注云三君皆云官師大夫也案三君以官師爲大夫非也說見左傳官

師賈景伯卽在三君之內其注當云百人爲一卒卽一

隊也官師隊大夫也是三君皆以官師爲大夫韋以下

文有大夫故不從三君而以官師爲士也漢書馮唐傳

爲官帥將晉灼曰百人爲徹行亦皆帥將也見史記此集解

但言百人爲行當有帥將以統之未嘗言國語有官帥

之文至小司馬所見本始譌作官帥故引賈注亦作官

帥而公序遂奉爲定本矣帥帥字形相似帥可譌爲師

師亦可謬爲帥矣。都賦及注作官帥，未必非傳寫之謬。而韋注云：此宜爲士。又引周官卒長皆上士，徧考經傳，士稱官帥而不稱官帥，則當作官帥明矣。鄭仲師注：周官小宰引此，正作官帥。故賈疏亦作官帥，非誤也。國語舊本多作官帥，亦非誤也。鈔本北堂書鈔樂部四引國語吳都賦，皆作官帥。而陳禹謨又改爲官帥矣。行頭皆官帥者，在平時則爲官帥。在此時則爲一行之長，亦猶十行一嬖大夫。在平時則爲大夫。在此時則爲十行之長也。十旌一將軍，亦是平時爲卿，而此時爲將軍。故周官云：軍將皆命卿也。又云：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

夫卒長皆上士。是大夫皆得稱帥。而士則但稱卒長。不得稱帥也。此行頭爲百人之長。卽卒長也。安得稱爲官帥乎。且官帥之名。不見於經。至史記始有官率將之語。不得援以爲據。

譚鈞

三軍皆譚鈞以振旅。韋注曰譚鈞。譚呼也。舊音鈞。音口。家大人曰。說文鈞。金飾器口也。玉篇音口。與譚呼之義無涉。鈞當讀爲哢。字或作哢。俗作吼。說文哢。厚怒聲。玉篇呼垢切。文選江賦注引聲類云。哢。噪也。燕策云。哢籟。此哢。一切經音義十九引國語三軍譚哢。又引賈逵注。

云。响。譁也。與韋注謹呼同義。作卸者。僭字耳。當音呼。垢反。不當音口。

天子

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家大人曰。天子當爲天下。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也。韋注曰。淫。僭也。名號也。以淫名聞於天下。謂天下皆知吳之僭號。非獨聞於天子而已也。左傳哀十三年正義。文選王粲贈文叔良詩注。引此竝作聞於天下。

許諾

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家大人曰。許諾二字。涉下

文吳王許諾而衍。上文吳王責晉侯曰。君億負晉。眾庶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之。二兄弟之國。故此文董褐復命曰。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此下不當有許諾二字也。左傳正義文選注。引此皆無許諾。

蒲盧

其民必移就蒲盧於東海之濱。韋注曰。蒲。淡蒲也。盧。蚌蛤之屬。引之。謹案蒲盧。卽蒲盧。蛤屬也。廣雅曰。蚌。食蒲盧也。夏小正。十月。雉入于淮。爲蜃。傳曰。蜃者蒲盧也。鄭注。月令曰。大蛤曰蜃。是蒲盧爲蛤屬也。中山經曰。青要之山。南望蟬涖。是多僕纍蒲盧。郭注以蒲盧爲爾雅之果。盧蒲盧。非也。僕纍蒲

盧皆贏蚌之屬故譚渚生之。若果贏
 蒲盧為細腰上蜂非水濱所宜產也。高誘注淮南倣真
 篇曰贏蠹薄贏也。薄贏猶蒲贏耳。蒲贏之為薄贏猶
 蒲姑之為薄姑。僕
 繫蒲盧蒲贏薄贏皆一聲之轉。韋注分蒲贏為二物。而
 以蒲為淡蒲。非也。淡蒲與贏於文既為不類。且淡蒲所
 在皆有。不必海濱。若蚌蛤之屬則海濱為多。故說文曰
 蛤有三皆生於海也。

遷軍接餼

明日遷軍接餼。與和同。韋注曰。上下皆餼。引之謹案。上下
 皆餼。不待遷軍而始然。且下文人有致死之心。方言其
 效。不得於未斬有罪之前。豫言上下皆餼也。今案餼。軍

門也。周官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曰：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是和有左右，每和立兩旌。又各有左右，或先或後，以次立之，故曰接和。接之言使也。次也。廣雅曰：序，使，登，弟，次也。說文：使，依也。依，遞也。依與次通。遞，相及，亦次序也。捷與接通。猶捷之作接，捷之作捷，捷之作捷，捷之作捷。接和者，次和也。西京賦曰：次和樹表，是其義也。遷軍接和，則壁壘已成，部曲已定。

乃斬有罪者以徇耳。或曰：孫子軍爭篇，交和而舍。注：兩軍相對爲交和。交和卽接和。此說非也。此時吳越尚未交戰，不得言兩軍相對。下文方云：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一曰：接餼。地名。明日遷軍接餼，猶上文言明日徙舍至於禦兒也。

載稻與脂

越語：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舖也。無不歃也。韋注：旧稻糜，脂膏也。引之謹案：稻不得訓爲糜，稻當作稗。注：稻字同。稗音浮。字之誤也。廣雅：稗糜，餹也。糲與稗同。月令：行糜粥飲食。淮南時則篇：作稗糲。道藏本：田

是今本改
竹爲竹

是稗卽糜也。故韋注訓稗爲糜。載稗與脂

以脂與醫相雜者內則注所謂膏唇也。

卷與
體同

下文曰無

不舖無不飲飲也必醫而後言飲則稱爲稗之誤明矣。不然稍穀名也。但言載稻則春與未春炊與未炊皆未可知。藟子何以無不舖醫而宏嗣又何以知其爲糜也。宋庠補音及舊音稻字皆無音釋蓋已不知其爲稗字之誤矣。

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浞又郊敗之

韋注敗吳於囿曰。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注又敗之

於浞曰。浞地名。

此下俗本增在哀十九年五字。宋明道本無之。案哀十九年左傳越人侵楚以

誤吳也。未嘗有伐吳之事。宋本注也。注又却敗之曰。在哀二十年十一月

越圍吳。引之謹案。敗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却敗之。皆一時之事。不得分爲十七年二十年也。吳語。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而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却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是三敗皆一時之事也。蓋左傳。越之伐吳。凡再舉而滅之。哀十七年三月。敗吳於笠澤。二十年十一月。圍吳。至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而滅吳。是也。吳語。越語。則皆以爲一舉而滅吳。故有三敗而滅吳之文。二者傳聞各異。不可強同。羣欲牽合左傳。分爲前後

兩年而反與吳語之文大相刺謬疏矣。

天地之刑

舛生。因天地之刑。韋注曰。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法。家大人曰。刑讀爲形。形見也。天地之刑。謂舛生之兆。先見於天地者也。生與殺必因乎此。故曰。舛生因天地之形。下文曰。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又曰。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管子勢篇曰。舛舛生。生因天地之形。天地形之。聖人成之。皆其證也。形刑古多通用。不煩枚舉。

四年 又一年 又一年 又一年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事注曰。說云。魯哀三年。昭謂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又一年。注曰。反國五年。魯哀十年。又一年。注曰。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又一年。注曰。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引之謹案。四年承上在吳三年言之。謂在吳三年之明年也。注三年當爲五年。蓋吳註越成在魯哀元年。句踐宦吳三年而反。則在哀四年。韋注以爲哀之五年。非也。見下。其明年則哀五年矣。故舊說云魯哀五年也。下文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殺亦又甚焉。蓋距宦吳未久。道其受辱之辭。其爲反國之明年明甚。其下文言又一年者三。則爲反國之二年三年曰年。

在魯哀之六年七年八年矣。合在吳之三年。凡歷七年。故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云。句踐歸自會稽。七年拊循其民。欲用以報吳也。再合居軍之三年。凡歷十年。故下文范蠡曰。十年謀之也。韋以四年爲反國四年。魯哀九年三言又一年。爲反國之五年。六年七年。魯哀之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皆失之。又案左傳。夫差殺子胥。在哀十一年。而越語則句踐反國之三年。時當哀七年。上見便云申胥驟諫。王怒而殺之。蓋記者傳聞各異。不可強同。韋以宦吳三年而反爲哀五年。加以反後六年。爲哀十一年。以求合於十一年殺申胥之事。不知越人行成。在哀元

年。宣吳三年而歸。在哀四年而非五年。縱加反國之六年。亦財十年。其時尚未殺申胥也。况四年爲反國之明年。再二年爲反國之三年。而非六年乎。越語之文。本不與左傳相當。無事規規求合也。

上帝不考

上帝不考。時反是守。韋注曰考。成也。言天未成。越嘗守天時。天時反乃可以動家。大人曰。韋注文義不明。考當讀爲巧。反猶變也。言上帝不尚機巧。惟嘗守時變也。漢書司馬遷傳。聖人不巧。大史公自序時變是守。顏師古注曰。無機巧之心。恒順時也是也。古字考與巧通。故金

勝子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且巧。

至於元月 居軍三年

韋注至於元月曰爾雅曰九月爲元。謂魯哀十六年九月也。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注居軍三年。吳師自潰。曰魯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苑滅吳。引之謹案。此以左傳說之也。不知越語之文。與左傳不同。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伐吳。越語則以反國之四年九月伐吳。四年說見上左傳以伐吳之後三年圍吳。又三年而滅之。越語則自反國之四年伐吳。乃遂居軍三年。待其自潰而滅之。左傳自伐吳至滅吳。凡六年。自

七年至二
十二年。越語自伐吳至滅吳。凡三年。左傳自越及吳

平至滅吳。凡二十二年。哀元年傳所謂二十年之外吳

其爲沼也。越語自越及吳平至滅吳。凡十年。臣吳三年而反國又

歷四年。至九月而伐吳。居軍三年。吳潰而滅吳。凡十年也。下文范蠡所謂十年謀之

也。史記越世家作謀之二十二年。後人以左傳改之也。越語之年月非左傳之年

月也。不然則事同左傳。文亦當然。豈有至於元月在哀

十六年而不著其爲何年者乎。又豈有興師伐吳在十

七年三月而不著其爲何年何月者乎。又豈有居軍三

年在伐吳之後三年而不著其年之相距者乎。至於元

月上承又一年之文。則爲反國四年之九月矣。韋注王

待之

曰。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非也。遂興師伐吳。上承至於元月之文。則爲九月伐吳矣。居軍三年。上承伐吳之文。則伐吳之後。遂居軍以困之矣。木書節次。木自顯然。何得亂以左傳之年月乎。

用人無藝往從其所

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舛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韋解用人無藝二句曰。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爲制。不豫設也。故曰從其所也。引之謹案。韋說非也。用人無藝。當屬上二句爲義。往從其所。則屬下句爲義。用

人無藝者人猶眾也言用眾之道無常也後無陰蔽先
無陽察用人無藝三無字相應爲文往從其所者其所
敵人之所也言往從敵人之所而彼尚能以剛彊禦我
則其陽節未盡未可卽滅故曰不殂其野也蔽察藝爲
韻察古讀若際繫辭傳萬民以察與契爲韻宋玉高唐賦九竅通鬱精神察與旆蓋逝會宮逮歲爲韻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交子道所禦野與爲韻以是明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之。

經義述聞弟二十一